

小学生抑郁对成绩的影响：拖延的中介作用

王星星 王志寰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DOI:10.12238/er.v4i10.4289

[摘要] 采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Scale,CDS)、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GPS)对4200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收集他们的学业成绩,以探讨抑郁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抑郁、拖延行为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抑郁与拖延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拖延行为在抑郁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小学生; 抑郁; 拖延行为; 学业成绩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The Effect of Pupils' Depress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Xingxing Wang Zhihuan Wa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ldren Depression Scale (CDS) an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were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200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collect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depression's influence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epressi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depression and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s play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academic performance

引言

对学业成绩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教育界所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之所以研究学业成绩,因为它是教育制度是否成功的重要预测因素(Imran, Afshari, Ghavifekr, & Razak, 2013)。学业成就的高低反应了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情况,也部分体现着社会功能的发展,例如学业不良意味着更多的行为问题,学业成功能有效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叶宝娟, 胡笑羽, 杨强, 胡竹菁, 2014)。因此探究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众多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中,抑郁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有研究表明,学生抑郁水平越高,越可能表现出更差的学业成绩(Hembree, 1988)。并且这一结论已在世界各国得到验证,芬兰(Frojd et al., 2008),美国(Riglin et al., 2014),

中国(俞爱月, 俞玲珍, 周丹霞, 竺科英, 王国松, 2005)等等。例如, Riglin等人(2014)所做的一项针对243名学生约一年的调查研究显示,抑郁可以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导致学习成绩的降低。综上所述,抑郁能够负向预测学业成绩。然而,抑郁是如何影响学业成绩的呢?目前,抑郁导致学业成绩降低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是十分清楚,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探讨抑郁导致学业成绩降低的机制已成为抑郁与学业成绩研究的重中之重。

通过分析已有相关研究发现,拖延可能是抑郁作用于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中介变量。拖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指一种特质或具有个人倾向性的行为延迟(Schouwenburg, & Lay, 1995)。相关研究显示,学业拖延者会有更多的考试焦虑、较低的总GPA以及更低的课程和学

期成绩(Rothblum et al, 1986; Wolfe & Johnson, 1995)。而学生的拖延行为又会受到抑郁的影响,研究表明,抑郁个体更容易出现拖延行为(Constantin, English, & Mazmanian, 2017)。

综上,抑郁能够预测学生的拖延行为和学业成绩,并且学生的拖延行为也能够负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而目前关于考察抑郁、拖延和学生学业成绩三者之间关系的整合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拖延行为在抑郁和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杭州市7所小学的4200名三至六年级儿童。采用班级团体施测法,总共发放调查问卷4200份,其中

有效问卷3999份(95.3%)。其中男生2114人(52.9%),女生1859人(46.5%),性别栏缺失26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Scale, CDS)是Fendrich等人于1990年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儿童抑郁量表编制而成的,用于检查6-23岁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抑郁的量表。量表采用4点计分,所有项目相加的总分即为抑郁得分,得分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 α 系数为0.89,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0.80。

1.2.2 一般拖延量表

拖延行为的测量采用Lay于1986年编制的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量表采用5点计分,所有项目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拖延越严重。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0.807,分半系数为0.808,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0.707。

1.2.3 学业成绩

为保证数据可靠性,将学生语文和数学成绩标准分相加作为该群体的学业成绩。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整理,完成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等数据分析,运用Mplus7.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了自陈报告搜集数据,根据周浩等(2004)的建议,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有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1个因子解释16.86%的变异,远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抑郁、拖延行为和学业成绩的相关

抑郁、拖延行为和学业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1。各变量之间相关分析表明,抑郁、拖延行为和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抑郁和拖延行为成显著正相关($p < 0.001$),见表1。

2.3 中介效应分析

表1 抑郁、拖延行为和学业成绩

	M	SD	1	2	3
1 抑郁	17.877	11.426			
2 拖延行为	45.052	11.496	.388***		
3 学业成绩	.024	.957	-.168***	-.280***	

注:*** $p < 0.001$,** $p < 0.01$,* $p < 0.05$,下同。

表2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

Model	χ^2/df	RMSEA	TLI	CFI
模型	11.167	0.050	0.975	0.986

表3 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路径	标准化效应值	P值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抑郁→拖延行为	-0.024	0.241	-0.063	0.018
抑郁→拖延行为→学业成绩	-0.148	0.000	-0.171	-0.127
抑郁影响学业成绩的总效应	-0.173	0.000	-0.208	-0.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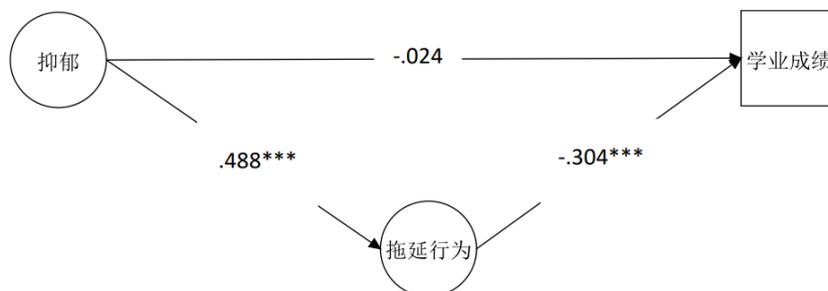


图1 拖延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小学生抑郁、拖延行为为学业成绩的关系,检验拖延行为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建构三者的关系模型(见表2、表3与图1)。

表二显示, $\chi^2/df=11.167$,RMSEA=0.050,TLI=0.975,CFI=0.986,CFI和TLI值均在0.9以上,且RMSEA \leq 0.08,达到良好的拟合标准,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1。

结合小学生抑郁、拖延行为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的关系图(见图1)可知,当加入拖延行为之后,抑郁对学业成绩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beta = -0.024$, $p > 0.05$),抑郁对拖延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beta = 0.488$, $p < 0.001$),拖延行为对学业成绩存在显著预测作用($\beta = -0.304$, $p < 0.001$),这说明拖延行为在抑郁与学业成绩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样1000次,置信区间为95%(见表2)。结果显示,标准化间接效应值为-0.148($p < 0.001$,95%的

置信区间为[-0.171,-0.127]),置信区间未包含零,表明拖延行为在抑郁和学业成绩的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同时,标准化直接效应值为-0.024($p >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63,0.018]),置信区间包含零,说明抑郁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拖延行为在抑郁与学业成绩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从拖延的角度对抑郁导致学业成绩降低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相关分析显示,抑郁、拖延行为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抑郁与拖延行为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前人的研究(Fröjd et al., 2008; 甘良梅, 2007)。

本研究发现抑郁能显著负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俞爱月,俞玲珍,周丹霞,竺科英,王国松,2005,Riglin et al., 2014)。抑郁之所以能负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因为抑郁会损害学生处理学业相关任务的能力(Frojd et al., 2008)。研究也验证了拖延行为与学业成就的负向关系

(胥兴春, 王彩霞, 2011, 甘良梅, 2007), 拖延者往往缺乏持续性与严谨性, 面对学习任务一拖再拖, 对知识和技能没有足够的加工和练习, 因而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差的学业成绩(甘良梅, 2007)。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抑郁与拖延的正向关系(Constantin, English, & Mazmanian, 2017), 即抑郁能正向预测拖延行为。抑郁的个体通常表现出心境低落、缺乏动机, 然而动机是影响拖延的重要因素(杨青松, 石梦希, 舒思, 2017)。因此抑郁个体通常会因其学业动机不足而导致学业拖延行为。

中介分析表明, 拖延行为在抑郁和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即抑郁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完全通过拖延行为中介的。当个体处于情绪低落状态时, 个体将无法集中注意力, 导致能力受损从而无法完成任务, 产生拖延行为(Hu, 2003)。拖延个体由于缺乏对知识的认知加工, 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从而表现出学业成绩的下降。

因此,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应该积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学生的抑郁情绪, 以此来降低学生的拖延行为, 进一步提高其学业成绩。

[参考文献]

[1]甘良梅.大学生拖延与人格、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胥兴春,王彩霞.初中生学业拖延

的特征及其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J].教育科学,2011,27(02):20-23.

[3]杨青松,石梦希,舒思.初中生学业拖延与家庭教养方式、成就动机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3):558-560+565.

[4]叶宝娟,胡笑羽,杨强,等.领悟社会支持、应对效能和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J].心理科学,2014,37(02):342-348.

[5]俞爱月,俞玲珍,周丹霞,等.中学生焦虑、抑郁、自尊水平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J].山东精神医学,2005,(04):222-224.

[6]Constantin,K.,English,M.M.,& Mazmanian,D..(2017).Anxiety,depression,and procrastination among students:rumination plays a larger mediating role than worry.Journal of Rational-Emotive and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7]Frojd,S.A.,Nissinen,E.S.,Pelkone n,M.U.I.,Marttunen,M.J.,Koivisto,A.M.,& Kaltiala-Heino,R..(2008).Depression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middle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JAdolesc,31(4):85-498.

[8]Hembree,R.(1988).Correlates,causes, effects, and treatment of test anxiety.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58(1),47-77.

[9]Hu,R.J..(2003).Diagnostic and st

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ncyclopedia of the Neurological encs,25(2):4-8.

[10]Imran,M.,Afshari,M.,Ghavifekr,S.&Razak,A.Z.A.(2013).Demogra Phy Factors and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inSecondary Schools.Malaysian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1(2):12-23.

[11]Riglin,L.,Petrides,K.V.,Frederickson,N.,& Rice,F..(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problems and subsequent school attainment:a meta-analysis.J Adolesc,37(4):335-346.

[12]Rothblum,Esther,D.Solomon,Laura,J.Murakami,& Janice.(1986).Affective, cognitive,and behavi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nd low procrastinators.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3]Schouwenburg,H.C.,& Lay,C.H..(1995).Trait procrastination and the big-five factors of personality.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18(4),481-490.

[14]Wolfe,R.N.,&Johnson,S.D.(1995). Personality as a predictor of college performance.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55(2),177-185.

作者简介:

王星星(1994—),男,汉族,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学生。